





俗冠強作新攻勢

新城市門經數日之沉沒，德軍又在北郊工業區發動新的攻勢，據十六日合電，紅軍報稱，新城決戰，已自十四日開始，守軍擊退敵軍反攻，已達百次以上，十五日紅軍復擊退敵進攻五次，將德軍逐一由各建築物驅逐。西北區，德木辛將部營正突破敵軍之抵抗，其領河右翼所結集之力量最爲強大，則此項以法切斷德軍必入新城之部隊，該地重要據點，已被蘇軍攻佔。高加設全線，除國亞普入新城之外，蘇軍均已取得主動地位。圖區附近，已現出邁科普至阿瑪維爾鐵道前進之德軍之蹤跡。喀佛羅西斯克方面，德軍大批空軍之掩護，向紅軍陣地猛攻，並獲有若干進展，惟其自諾佛羅西新庫洛海岸推進之企圖，已被破壞。

卡累利亞境，紅軍突破芬軍前綫，並深入後方，克復重要據點兩處，雖經芬軍數度反攻，均遭擊潰云。

要求立即審訊落於盟國手中之德領袖

戒爾斯表示同意惟稱目前似嫌過早

倫敦十五日路透電，蘇聯政府宣佈照會一件，要求立即罷戰。當時蘇國之任何法西斯侵略領袖，此間則正忙於研究。依該照會，蘇聯亦在其列，並謂照會係今年七月聯合國家中諸小國曾有照會遞交英美蘇中四大盟國。蘇聯此次照會，即答覆該集體照會者。

華盛頓十五日路透電：英記者曾在記者會議席上，請付國務卿威爾遜對蘇聯所應立即罷戰辯解一節，加以批評，威氏答稱：目前似嫌太早，但渠同意對此次戰時舉行負責份子，將來自應交付審判云。

倫敦十三日路透電，敵機三十三架被擊，同時岸上英砲隊擊中日艦七艘，中有一艘爲主力艦。

西南太平洋方面盟軍傳來消息稱：十二日上午我陸軍空中後援轟炸在卡蘇聯。盧森堡。

恢復國

恢復國交並互換使節

蘇駐比公使兼任新使

全國  
救國  
軍  
抗  
戰

陳文●史●丹●葉●區●情●勢●無●變●化●

找獲海軍部公報  
十六日公佈，大批  
日軍在瓜達康納爾  
登陸。正交戰中。  
美海軍諾克斯於招  
待記者席上稱：彼  
希望並預料美軍必  
能堅守所羅門陣地  
。現島上仍在進行  
極端艱難之戰鬥。  
美空軍此次出力  
阻止在瓜達康納爾

阿留申群島

一艘炸機毀  
吉斯卡及敵方營  
，截止目前為止，  
阿中擊落日方船  
方傷沉總數為四  
艘，其中十三艘沉  
，二十三艘受傷  
，四艘或已沉沒。

納粹某外交人員自稱：

**德人民對勝**

新華社延安十五日電，路透社訊：據最近由柏林抵南美洲且曾遊歷法國未佔領區的德外交人員稱：德國於各綫的戰績作戰，以及去年的可觀多

國 內 外 大 事

國內外大事

九月八日起，晉西北敵集中一千五百多人向臨縣磧口地區掃蕩，打了十來天，我軍就把敵人打退，曾經一度被敵佔領的臨縣城也已還京復了。自二十四日起，敵人又集兵一部轉去掃蕩文水、交城、方山一帶，現在還打著圈。同時向我冀魯豫范縣、觀城、濮縣進行突襲掃蕩，我已開始撤退，並且死傷很多。

在河南北部的安陽一帶，敵人早就也集了許多兵，最近又集合了大批飛機汽車，兵力也正在調動，看這情勢，那裡的敵人可能準備大舉活動。

蘇聯各族人民在前綫的友愛

莫斯科廣播

紅軍是我們國家各民族兄弟之間的軍隊，它的全部實質與機拂都創立在我們國家各民族堅固的友愛聯合上，都創立在屬於蘇聯各社會主義共和國自由獨立的思想上，德寇開始反蘇戰爭，他曾打算在第一次嚴重打擊與紅軍一經失利之後，那麼我們國家就要分崩爲許多部分，而全國工農就開始發生衝突，蘇聯各民族就要起內鬨。

但是，敵人嚴重地弄錯了。在戰爭時期內，他們却以巨大力量表現蘇聯機拂的鞏固性，嚴重考驗就更加鞏固各族人民的友愛，蘇聯各民族的大家庭變成了爲戰爭而刻苦工作擁護紅軍統一而不可分離的羣島。

都萬衆一心的對準一個敵人，德寇是蘇聯各族人民的敵人，所有他們都充滿到敵人的仇恨心，都充滿了保衛蘇聯每寸土地一直到最後一口氣的決心，蘇聯人民的男兒，在偉大的保衛祖國戰爭的戰場上，與俄國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並肩作戰的，有格魯吉亞人、哥薩克人、韃靼人、土爾其族人、巴斯格爾人。在卡羅利阿作戰的哥薩克人艾拉里在高西北森林中殺敵，烏克蘭人哥茲科在高加索山前打仗，阿什倍羅人，古達謝夫正在保衛北極圈山野，白俄羅斯人的庫辛正在防衛彌大林格勒，鄂爾登人正在防衛黑海的沿岸。烏魯吉亞的集團農民巴比薩科一家有十七個弟兄，其中有

南斯拉夫

南其拉才

掀起復國運動

據伊斯坦堡十六日路電稱：

報郵頓盛華

局  
之奇盛頓  
郵報本日  
撰論，建  
國總理一  
政權之克  
羅西人及  
塞爾維亞  
人。







# 紀念

(長篇連載六)

新書

續六、南來莊在盛戰裏

胡德勝地睡去，夢見北來莊的機槍響了。過了半個多鐘頭，從北來莊南面跑來。我們的機槍也響了。敵人呼叫着，四散地潰退着。一股向北，一股向南，跑到深溝城去了。

「哈哈，他媽的，沒有打就跑了！」

「不跑怎麼着？等着死？」

林風清同志，正在觀察着四周的地形，回頭一看，見胡德勝和胡德勝，就低聲地警告道：

「別慌，大門口還有機槍！」

林風清同志到了指揮部，趙強同志笑着迎上來：

「林排長，今天我們接到上級關於反清剿的指示，現在要大家研究一下，你們排長的戰鬥準備，都弄好了嗎？」

「搞好了！他們都吃了驚，睡大覺呢！」

「好！同志們！趙強同志招呼着大家：『人已到了，馬上就開會了！』」

正在激烈的討論着，遠遠地，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

林風清同志同胡德勝的陣地上。

胡德勝拍着胡德勝的肩，挑着地說：

「老胡，那馬跑得多快呀！恐怕連神槍手也打不中吧？」

胡德勝向外一望：「敵人的騎兵，在平闊的田野上，奔馳着，在離我們有五百米遠的地方，就向村北面去了。馬蹄揚起的塵土，像早上的炊烟一樣，低低的一溜，漸漸的平伏下去。田地的莊稼，被馬蹄踐踏過後，有的還用力的昂着身子，搖擺着。

胡德勝眯着眼睛，好像對胡德勝說：『等會你聽吧！』

九點鐘的時候，敵人開始向我們南來莊攻擊了。

敵人的頭頭是道，分成兩路，向南口門上。

來，敵人的機槍，被長眼着文阻止着。

胡德勝的十八個敵人，漸漸的靠近了，到了街口，就叫胡德勝的機槍，把敵人的機槍，一扶正，就向敵人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胡德勝的機槍，一連發，所有衝上来的十八個日本兵，都像滾雪球一樣，滾在地上不動了。

## 新書介紹

「新哲學論叢」定價七元五角「在職幹部訓練」

## 新華書店北平支店啟事

自即日起（九月二十四日）晉察冀邊區黨務社在北平區黨務社內委託本店發行，凡有委託，請向本店接洽。

## 晉察冀邊區黨務社啟事

為發行方便，自即日起（九月二十四日）起，本社出版之各種書籍，均由北平區黨務社委託新華書店發行，凡有委託，請向該店接洽。

「你聽，那機槍不是一動一動的。」

「呵呵！是那傢伙從溝裡打算伸出頭來！」

「喂！聽着吧！」

突然一聲槍響，胡德勝就哈哈笑起來：

「真漂亮，剛露出頭就完了！」

隨着這槍聲，大隊的敵人又向南口衝上來。林風清同志，命令大家不許放步槍，把手榴彈準備好。

敵人沖到離我們陣地只有三四十米遠的地方，一陣手榴彈的爆炸，敵人第二次的冲锋，又被我們打垮了。

胡德勝望着陣地前與平地上跑着的許多日本兵，就想出去弄回兩桿槍。他跳出了圍牆，在平地上爬着。敵人的機槍手，發現了他，就密集地向他射擊。

他伏在地上，不動了。但是敵人的機槍還不停的向他打槍。

他急忙往回爬，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左腿，又爬了兩步，又一顆子彈打到了他的手掌，肉都崩裂開來，胡德勝不動了。

「糟糕，這胡德勝不動了！」

「我出去找他回來吧！」

「呵！他沒有死，他還在爬呢！」

胡德勝沒有死，他爬了幾步，回轉身，又向敵人的屍體爬去。

敵人的機槍繼續的掃射着，子彈「出出」地在他身旁的地上，擊起許多小灰塵。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在日本兵的屍體上爬了兩步，爬到了圍牆上。

李五寶跑到圍牆旁去接他：

「老胡，我當你回不來啦！」

「哈哈，這兩枝三八大蓋，準保好使喚呀！」

胡德勝先把槍遞給李五寶，自己一翻身，就滾進溝裡來了。

戰鬥在激烈地進行着。

到了中午的時候，敵人就開始用排砲，向我們的陣地轟擊。

我們沒有做什麼工事，砲彈一落在陣地上，爆炸開，灰土就弄得人們睜不開眼睛，砲彈比飛着牆壁和水缸，叮叮噹噹的發響。

守南口的一排，胡德勝被砲彈炸傷了肩。

勝。李五寶被砲彈炸傷了個額角的皮肉都炸裂了。排長林風清同志的腿上也中了一塊砲彈片，把褲管都炸了一個大窟窿。

「喂！李三兒，你到老鄉家找一些乾淨的布塊，給大家包傷口！」

林風清同志吩咐着。

李三兒用手擦着手腕上的一個傷口，急忙轉出院子，到一家老百姓家裏弄了一塊白布條，傷員們自己互相的包裹着，然後都到指揮部休息去了。

林排長還留在陣地上。敵人的排砲又密集地向這陣地轟擊。林排長剛喊着：

「注意，敵人馬上就會衝鋒！」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顆砲彈正落在他的面前，一股黑煙在他的面前湧起，他倒下了。

左腿已經炸掉，胸上也炸碎了，肉、血都沾着黃色的灰土。胡德勝把林風清同志的屍體抬下來，交給李三兒，自己就同李五寶把林風清同志的屍體抬着，放在就近的一家老百姓家的炕上，用玉簪蓋着。

指揮部知道林風清同志已經犧牲，馬上就派趙強同志到南口指揮。

這時只見村外敵人的陣地裡的一片槍聲，喊叫聲，嗥叫声。

我們的陣地裡一點聲響也沒有。受了重傷的戰士，在一旁養着休息。輕傷的戰士們，忙着一旁燒水，烙餅。沒有受傷的戰士們，就繼續英勇地防衛着。

連長李堅同志，帶着周應龍一隊，守着東口。

東口的第一道圍牆，已被敵人的排砲轟成一溜凹凸不平的平地。我們已經退守到第二道的工事上，這是靠近圍牆的兩道溝。戰士們都守着溝牆上剛挖的槍眼向外射擊着。

劉炳龍同志滿頭大汗的射擊着機槍，敵人一排排的，在他的槍下栽倒，又一排排的向南進攻。

「唉！糟糕，卡住了！」

劉炳龍同志的機槍卡住了，總是搬不動。

李堅同志也過來，幫着修理，也沒有修好。

「你別指揮那修機槍！」

李堅同志命令着劉炳龍。

「這機槍沒有機關槍怎麼行？」

「你問指揮部看看，是不是別的口上可以調來。」

「不行，別的口上——你聽，水也打得得很響！」

「去吧！修好了再來！」

敵人的機槍聲響的叫着，大隊的敵人，又向我們沖上來了。

「動手！動手！」

李堅同志命令着，但戰士們都沒有動靜。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動手！動手！」

李榮貴和鄭實，正在忙着給傷員裹傷口，抗二胡德勝同志的話，就急忙的放下布條，抗起槍，跟着陳大慶走了！

南口的胡德勝又回來報告說：

「我們只剩下八個好人了！怎麼辦？」

「胡德勝同志，你別慌，對着敵人的傷員，李三兒，開槍，我們去！」

「不行，你們的傷口還在流血，看你們的傷口！」

「不要緊！我們可以去！」

他們兩個拿起身旁的步槍，跟着胡德勝一步一拐的走了。

敵人的排砲又繼續的轟擊着。村裡的房子不斷的塌，火和煙，一團一團的湧起。砲彈落在村裡的大槐樹上，槐樹被一大片的炸斷了，樹葉嘩嘩的落着。有些砲彈落在屋頂上，瓦片都炸得飛了。

西口的戰士左俊義喘喘的，滿臉都是土灰的跑到指揮部，見了趙強同志就說：

「趙同志，不行了！我們不能再守，土牆、房子都塌了！」

守西口的是田連狗這一排，還有一部份游擊隊員。

「好！你先回去！我們馬上都上去！」

左俊義還在猶豫着，趙強同志指着他的肩膀說：

「回去吧！我們指揮部的人，馬上就都到你們西口！敵人是衝不進來的！」

左俊義走了。村外敵人的機槍聲響起來。

趙強同志馬上叫游擊隊員和伙伕們都停止做飯，到各個口與敵人的中間，巡視着。如果有敵人偷襲，就打兩槍。又吩咐在修理着機槍的劉炳龍同志說：

「劉同志，我到西口，這的傷員你照顧一下！」

他說着，就帶了一個通訊員，出了指揮部的院子，在一條小巷裡走着。對面敵人的子彈像蝗蟲一樣的飛來，打在土牆上，土牆像蜜蜂窩一樣，散着無數的窟窿。他們也顧不到怎樣閃才好，只低着頭，向西口走去！

他們快走到西口，就看見五個戰士撤下來了。趙強同志一急：

「喂！幹什麼的？」

「撤！撤！」

「還不上去，剩最後一個人也要堅決打！」

他們正嚷着，游擊隊隊長已經帶着戰士們全線的撤下來了。

「怎樣！趕快撤上去！」

「撤！撤！」

（下轉第三版）